

壹、非地方？

「非地方」(Non-places)指的是在超載運作的現代社會下，為了加速了人或物的運輸而大量產生的必備設施，諸如：快速道路、交流道、火車站、機場等，其中也包括了自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時代所探究的「拱廊街」的進化版，那些在商品拜物教下令人閒晃流連地的大型連鎖超市、百貨商場。在另外一種意義上，它甚至還指涉了全球難民與流亡者短暫躲藏避災的中繼站。

它本質性的概念是一個過渡性的空間，它不是一個最終目的地，是一個你勢必會經過，但知道不會長久居留於此的地方，它們只是你為了達到終點而「必須通過」的轉換之處。根據人類學者馬克·歐傑(Marc Augé)定義：「若地方的定義是歸屬感，包含人際關係且擁有歷史性，那麼一個不具歸屬感，沒有人際關係亦非歷史性的空間，便可定義為『非地方』。」¹

本文以此概念破題，回應本刊專題主旨「失落的空間」。我們要聊聊的是：非地方它的存在有意義嗎？而在創作者的空間實踐下一個非地方能否具有它的抵抗能動性？

貳、“此路不通，走此路” — 酸屋

如果你不經意地在一個夜晚於臺灣永和頂溪捷運站附近閒逛，你可能會碰巧走入一個巷弄內，而在散發些微酸臭味的路上，看見電線杆上寫著「此路不通」的告示。但若你再更勇敢地往下走，你將會看見一個黃色的笑臉招牌，彷彿月亮掉下了地球，門口可能會站著幾個穿著詭異、抽著菸大聲講垃圾話的青年。

存活於這死巷內的一戶住宅被稱作「酸屋」(Acid House)，在這個無路可出(去)的象徵意義上，這裡也是一個「非地方」。但它凝聚著一群有著奇怪嗜好的年輕人，他們在此開路已邁入第四年了！這空間格局十分崎嶇，整棟分成三樓：一樓是店屋般的客廳、二樓有三間大小不一的房間、三樓有一個令人會不禁發起夢來的木造小閣樓，而在它窗戶外頭還有一個怪異空間，是鄰居的屋頂。

依據《A DRUM SOUNDS LOUD BECAUSE IT IS EMPTY》這本雜誌上的介紹，酸屋的命名來自於網路世代對「酸民」²這個詞彙的挪用，該團體認為酸言酸語是一種言論自由的代表，比起當愛湊熱鬧的「鄉民」³他們認為帶有嘲諷意味的溝通才具有批判性和進步性，因此期盼透過強調「酸」(Acid)所象徵的非中性、批判性及迷幻意象，去腐蝕或中和現今社會中太過虛假客氣的甜膩狀態。其中一名成員如此說道：「如果覺得講話太酸，那就靠汗水及淚水中和就好了！」

透過非血緣關係的共同生活，酸屋成員在這個總坪數不超過四十坪的小空間裡，於四年內舉辦了近

¹ Marc Augé, *Non place*, 2017, p. 85

² 指躲藏在電腦背後在網路上批評、謾罵的人。

³ 指躲藏在電腦背後在網路上湊熱鬧、講閒話的人。

五十場的活動，內容往往是依照著成員自身的興趣及研究產生，舉凡：市集、表演創作、DJ 講座、電音派對、電影放映及攝錄影像拍攝……等等，不勝枚舉，亦有許多是外部人士與其成員的合作計畫。他們在這些活動中都保持著對外部參與的開放性，並試圖去提倡著一種”其實你家也可以這樣”的概念。

在 2017 年底臺中國美館所主辦「臺灣澳洲聲音藝術交流論壇晉現場演出」計畫下，酸屋參與進了該次的交流。澳方在問答交流的階段中，提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在幾年的社群空間經營嘗試下，請問酸屋未來是否會開放空間成為一公共空間或朝向成為私人經營的場所？」而酸屋團隊的回答頗具辯證性。

依筆者記憶大致的回應是：

這牽涉到財產所有權的問題，但如果認真來說酸屋空間並不屬於酸屋團體任何人所擁有，這個空間是一個承租來的建築物，它是屬於房東的。而房東正在等著都市更新，所以它有一天會被拆掉。但酸屋精神並不會消失，因為它更重要的是在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係上構成空間。在現行體制下，酸屋的私有狀態是為了保護小眾社群需要，而不令體制的權力強迫性的讓一個空間被均質化，成為沒有差異的空間。我們認為公共空間不應該代表它就是屬於國家的，而在我們的活動中我們通常會把門打開。

酸屋彷彿是死巷中的一條新出路，它在盡頭中挖掘出了屬於自身的空間實踐，證明了即使「此路不通」你還是能走此路。但在未來都市更新計畫下這個空間勢必會消失，但該團體的思辨亦讓我們發現了非地方它所具備之過程性的重要。如同我們的身體一般，我們不能說因為肉身會毀滅，所以生命的過程就不具意義。

參、”這不是烏托邦” — 苗春祭

臺灣的內地南投，有一個野溪邊的奇觀建築被稱為「紙寮坑藝術農工場」，位於桃米坑公車站牌，步行約十五分鐘之處，在當地警察局的附近。在每年農曆春節期間初三開始，這裡會舉行一個七天七日特異的藝術祭活動—「苗春祭」。

這個奇觀建築是一棟坪數頗大的四層高樓，它部分鋼骨外露像是半完成的工地般。牆面及樓梯用了許多路邊撿拾的門窗、木料及廢材拼湊而成，它是由林經寰先生所帶領的團體，透過部份向大眾集資的方式負擔最低限的建築材料及施工費，再靠著許多慕名而來的或是勞動交換的參與者共同努力搭建而成。而「苗春季」的命名就筆者的詮釋，應該是以「艸田」空間的命名延伸而來，是期許著如火苗、苗芽等

象徵著仍在等待茁壯的新生自然之人事物的新春滋長。

就筆者第一、二屆的參與觀察，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克難」的藝術音樂祭活動，大部分的設備及創作材料都是透過自行搭建或撿拾或借用而來，表演項目廣闊形式不拘，只要按照主辦方的規定申請的節目大致上都允許嘗試，也不會去要求完成度精緻度，反而非常鼓勵實驗性的展演及創作。幾乎各種目前在社會上會展現的表演創作形式，在該祭典活動下也都發生過。

因為其地點位在山林入口的緣故，它在意象上也非常地具備「非地方」的特性，來到此地參與活動的人，真正的目的或許都不是去參加活動。有些人是為了往更深處的山林中探索；有些則是期待著在活動期間內和其他人短暫的碰撞出火花（不論是情感上的還是意識形態辯論上）。在苗春祭的外在形象上，我們似乎可以嗅到一股遠離城市煙硝的嬉皮精神在其中，彷彿是召請大家前來實驗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的誕生。但筆者亦於第二屆時，曾聽一位德國歌手一唱風敘述：“與其說這裡是嬉皮，我覺得更龐克。”我想這是十分精闢的見解。

該活動的主辦方非常地去強調「臺灣主體價值的建構」，而在一種強硬態度的組織模式下，據筆者的聽聞，幾乎每一屆都有許多的爭論及衝突事件發生。通常在雙方強硬態度的僵持下，矛盾總會激化到有不歡而散的可能性。它是具有一種破壞性質在其中的活動，有著令一般大眾來到這裡會傻眼的奇觀！

它破壞了一般主流社會對於完美世界的幻想，讓我們面對垃圾、糞便、蚊蟲、超爛的創作、會導致失眠發霉床墊、不小心會摔倒的樓梯……而對於這些，筆者也無法去定調屬於優點還是缺點，總之是它的一個特別之處。（當然相對而言它也有它迷人精彩之處）正如該活動的最高負責人常提到的一句話：“在，這不是烏托邦。”在這個意義上，這個「非地方」它有著讓人通向自我實踐目標的過程性。

肆、結語：

如果有地方該叫做非地方，這是否代表了現今我們忽略了「空間並不曾是虛空的」這件事情？就像那位劇場大師布魯克的謬論「空的空間」（space of empty）一樣，其實是不可能實存的空間。我們只是常常在漫遊城市的空間中，忘記了在任何的地方都可能因有人需要空間而存在著歸屬感及他們的歷史。在「地方」及「非地方」的界線中具備一種主觀的模糊性，我們往往是陷入了過度強調功能性，而產生排斥了他者的空間想像。

因此筆者發現「非地方」其實是一個很諷刺的學術名詞，在可感知的現實生活下，空間絕對不會是毫無歷史而純粹抽象的。我們透過這個概念應該看見的是「非地方」這種抽象空間概念，對於具體「地方」的殖民與掠奪，而在其中找到突圍及扭轉的可能性，去超越那現代性超載的時間假象，從執著於未來之目的性，回到掌握自身的當下性。